

寶應縣志卷三十二

雜類志

撫記

漢頂伯纏封射陽侯

後漢樊丹亦封射陽侯水經注辨其在泚水間非臨淮郡地茲不載

宣帝五鳳四年廣陵王有過其相勝之奏奪廣陵王射

陂草田以賦貧民

獻帝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

魏文帝黃初元年郭淮封射陽亭侯

六年車駕至廣陵蔣濟表水道難通帝不從於是戰船

數千皆滯不得行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濟鑿

寶應縣志

卷三十二 撫記

雜類志

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

一時開遏入淮中

周浚為揚州刺史封射陽侯

晉永和中荀羨鎮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拓跋燾率眾數十萬南

出後無資糧惟以百姓為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

穀

明帝泰始二年薛索兒擊破臺軍主高道慶走之於石

鼈

梁太清末高歡將辛術入廣陵拔陽平

時陽平寄治山陽安宜屬焉

元帝承聖元年夏四月潘樂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發石鼈

陳宣帝太建五年吳明徹伐齊克石梁降陽平郡

六年四月辛丑詔青齊舊隸膠光部落久患凶戎爭歸有道饑饉疾疫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慰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罄並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修懇

北齊乾明初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足食

後周置石鼈縣隋初廢入安宜

隋煬帝大業九年海陵賊帥趙破陳聞杜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令輔公祏嚴兵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於坐斬破陳并其衆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 伏威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於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輔公祏財有衆數百亡去唐肅宗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

南唐元宗保大十一年周太祖廣順三年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

以溉田塘築未成見水利志

宋高宗建炎元年冬十月己卯帝次楚州寶應縣後軍將孫琦等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墮水死 臣中從駕

不及立船舫叱賊爲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拱立水中如故贈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銀帛官子孫二人三年二月金人攻楚州朱琳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回城中

韓世忠小校李在自沐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遂據高郵

韓世忠後軍將李義者往來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兵圍楚州旣而爲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

剛以兵五千屯寶應 竊得諜報金人將渡淮謂通判楚州徐宗偃曰君速歸語太守寶應以北日下清野勿留寸草

甯宗嘉定十年賈涉請城寶應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

陳鞞侯官人嘉定十四年賈涉開淮閩辟京東河北幹官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知眞州淮東提點刑獄兼

知寶應州

按寶慶三年始升寶應爲州此當有誤

理宗寶慶元年趙范知揚州乞調趙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以備賊 紹定三年起范淮東安撫副使

爲書告廟堂請檄射陽湖人爲兵朝旨許范刺射陽湖
兵毋過二萬就聽節制於是討賊之謀決遂戮李全
紹定元年春李全厚募人爲兵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
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壯者皆就募射陽湖浮居數
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 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
水戰募南匠大治舳艫船自淮及海相望六月試舟射
陽湖

二年九月全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

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
利退屯寶應

寶應縣志

卷三十一

撫記

四

雜類志

四年三月癸卯遣總管韓亮戚永昇率多槳船及民船
四百八入射陽湖擊賊

淳祐十一年三月辛巳城寶應詔移一軍戍守

元世祖至元八年進義校尉管軍總管百家奴從阿朮
攻下揚州諸郡以功陞武略將軍鎮高郵白馬湖尋陞

建康宣撫使

續宏簡錄載百家奴從博魯歡攻泰州新城力疾先登破之復被兩創累功授管軍總管鎮高郵白馬湖後除建康鎮江路總

管所紀與史小異

十三年四月阿朮立柵揚之西北丁村以宋高郵寶應
嘗饋餉揚州遣蒙古軍將苦徹及史弼等守之 李庭
芝爲淮南制置使元人命博羅驩拔淮安南堡戰白馬

湖又戰寶應由高郵西小河據灣頭保斷通泰援屠揚州庭芝死之

十四年三月壬子寶應軍人施福殺其守將降詔以福為千戶

十六年改寶應軍為安宜府以賀社益都人領寶應軍民

事元史宣徽院屬屯田打捕提舉司達魯花赤掌湖泊山場漁獵以供內膳其抽分提領所有提領同提領副提領一在時堡興化一在高郵寶應皆受宣徽院

付筭

二十三年七月立洪澤南北三屯於淮南之白水塘

順帝至正十三年張士誠為亂五月乙未數賊入高郵

遂連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蔓延入寶應縣石普

以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時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陳

破賊之策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

萬人以行普行次汜水砦日未夕令軍中具食夜漏三

刻下令銜枚趨寶應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

幟賊驚潰因撫安其民

明熙祖裕皇帝太祖曾孫太祖從姪無名洪武元年封寶應王無

後國除

明儒學教諭一員訓導二員國朝裁去訓導一員康熙

元年又裁教諭止留一訓導以歲貢充之後乃復設教

諭

合肥陳文者南北征伐累立戰功父早喪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明太祖積官都督僉事卒葬寶應城東北一里追封東海侯諡孝勇明代諡孝者侯一人而已
明宏治十四年高郵學重建櫺星門寶應縣義民喬鑑捐送石柱名鐫石柱上

仲蘭在京師日有戶部郎中患水蠱疾數載不熟食惟日飲冷水醫者不治蘭曰易治爾縛郎中于梁上注水大甕令童子擊水恆躍郎中渴欲死三晝夜吐一水蠱出狀如龍疾卽愈嘗告省親歸入縣郭門見昇尸棺而出血縷縷下蘭命啓棺視之曰此婦可活令返其居以

針刺婦心婦忽厲聲產子亦下母子俱活人詰之曰此初產孕婦穩婆不察使其竭力產子離胎不下反以手擎婦心婦血眩死針非刺婦心乃刺兒手欲其知痛赴生爾視子手果有血孔

武宗正德十四年宸濠反八月戊辰以南征告郊廟癸未發京師十一月己未次寶應漁汜光湖
月庚申帝至寶應復漁汜光湖

蔣瑤字粹卿浙江歸安人進士正德時知揚州武宗南巡瑤一無所獻諸嬖幸皆怒困辱百端駕旋瑤扈至寶應中官邱得用鐵絙繫瑤數日始釋

黃清江西上饒人起司獄歷任嘉興同知貌寢而眇一目然才智四出應變無窮高寶諸湖議築內隄久不就張江陵改清淮安府歲餘成功者已半江陵大喜加兩淮運司同知留竣役又匝歲工完一日謁臺使者至黃浦舟次甚之者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中之甯國寺凡二日氣絕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事聞賜特祭贈太僕卿廕一子入胄監

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七日巳刻倭從高郵至寶應越宿移舟淮境遇沈狀元家兵衝突復回好事者渡河

言挑之遂縱火焚七日不絕公私廬舍殆盡殺掠數千

人至十七日挖北鹽壩乘水放舟而去

鄭綵紀倭寇詩風聞曾未幾機變出不次馳走

突前鋒肆毒亦何驚一合倒吾戈猝爾生別離勁楫奮兼程徒行多道棄觀保首領全遑爲家業累罄室無主人盈城徧惡類白晝慘烽煙黃昏淒鬼魅越宿便淮移居民少假寐奈彼阻敵堅旋舟尤我崇烈燄燭高天慶市餘平地禍逼兩旬餘變極千古事乘勝更南旋履錯終非庇直抵廟灣溝依稀登海執得意且生騰歸壁思完器久住詎人爲不測藏天意俟至大苗兵取級輕攻刺脫網駕長波偷生復誰忌神怒捲風濤蕩滅無遺二不知投降者肯以爲鑑視

三十八年李遂撫淮揚與副使劉景韶等經畫戰守諸備城天長儀徵寶應賊再至不敢犯

湖西農民殷法家小康里猾貸錢不得讎之甚深會殷家有蒼頭病且死讎乃倡言爲殷杖斃又詭爲蒼頭妻訴于官殷遂陷獄中貲產蕩盡時練江劉公尙未第知

其冤憤甚及官京師爲力白于當事平反殷得釋然莫知所以釋之由有王紹潭者好義樂善與劉公鄰知其故約同人爲詩歌咏之殷始感謝范蘭室先生題其詩冊曰忱擬省啣記

鄒給諫之璜康熙初以貢授荏平知縣擢給事中與泰州陳凝祉同貢交善凝祉子志紀官編修疏糾諸督撫貪婪狀諸督撫懼屬李給事宗孔季侍御振宜及之璜居間解其事旣而獄急志紀得罪宗孔振宜皆脫身去獨之璜不背志紀亦削籍歸

康熙乙丑于公成龍靳公輔議治河不合工部尙書薩穆哈等至淮揚詢之黎老時有言宜濬海口者淮揚道高成美皆恐以三木巡撫湯公斌爭之不得薩等回奏兩人議百姓皆不願丙寅正月有王永宗等詣通政司上疏謂薩等語失實越二日寶應人王肇榮首永宗留京久非從故鄉來法司遂縛永宗訊主使者同上疏四人興化徐某已拷斃永宗等終無言有泰州人薛亮嘗上疏請濬海口至是憤曰永宗不從故鄉來某從故鄉來也因刺指出血上疏永宗等始獲免

寶應諸生李佳士環岡以武英殿纂修議叙出知懷仁縣因公罪誤觀察晏公以秃筆鈍劍破琴病馬命作詩

乃復任太湖縣

成致華字思敏邑廩生王步墀字照臨邑諸生兩人相友善迫歲除成欬噓不已王曰吾輩皆素貧君何不自得如是成曰無以卒歲不過妻子凍餒耳今先人竟無一飯一漿之薦是以鬱鬱爾王次日攜銀數錢辨色時投成戶限內日中成忽至曰吾清晨啓門拾得銀意必有遺金者待至午竟無人王故遲疑久之曰此殆天憐君貧以此相贈耳成意終不可王力勸之始怏怏去其清介如此

沈媪吉氏之老嫗也主父母歿時遺二子藐焉始孩媪

與之同臥起遺產數千金族中羣不逞睥睨久之媪挺身與爭竟無絲粟之貸衆亦帖然服及二子授室後家益隆媪有子力耕自給吉氏子欲析產與之媪不受曰此主辛勤所致我何功焉吉氏子孫歲時祭之至今不絕

小南門民家女年八九歲已字人聞其夫歿痛哭投泮

池水死事在乾隆年間其姓氏里居惜皆不傳

以上道光志

高祖侍御公巡按福建時鄭芝龍方盛後事定定遠大將軍下令凡降賊之民槩予誅公不忍爲請於大將軍曰凡從賊之民皆非得已驗其髮過五寸以上方斬

是從賊久也其不及五寸者赦之彊而後可乃陰令軍
役露其言於外後竟無駢誅者

朱彬邑
乘志餘

沈文懋云樓村壬午鄉舉年已六旬明年會試殿試皆
第一鄉舉時已定元矣後得吳楚琦卷改置第六其實
吳卷遠不逮王知本朝三元應有待也歸里後以同年
友累至于對簿辨雪未幾遂成古人藝林重其才因悲

其遇云

劉寶楠寶
應詩事

丁有美曰寶應王濤生有異才年方五歲客命對曰魯
男子濤應聲曰徐夫人一坐驚異客難之曰復能對乎
曰能莽大夫師取神童詩命讀之不讀笑曰我能作也

寶應縣志

卷三十一

撫記

十

雜類志

請讀九經日記數千言不二年而卒

寶應
詩事

朱竹垞檢討曝書亭集鄉貢進士魏君墓誌銘歲乙酉
復書驢券北上以歲除前一日抵真定之南關寒甚擁
爐提酒乍飲三爵聞一嗽而君逝矣太守寶應劉君中
柱君之故人也哭君于篋下質明視其歛含載以輜車

歸其喪

寶應
詩事

喬疑菴出塵所居名留雲堂自號留雲子年七十六詩
格益健獨宿小閣日夜以吟詩自娛一夕患脅冷燭麥
麩自熨忽火燃其中半榻赫然呼僕掖出火中體膚無
恙王樓村以爲天祐詩老不偶然也

邑乘
志餘

王築夫文字寢食馬遷少趨歐陽子列傳叙事之文今所僅見無惑乎吾友汪茗文之心折也陶季深南渡集亦未易才二子可謂寶應二傑築夫名巖季深名激後以字行秋舫日記余謂陶季舟車集吾鄉多知之而築夫鮮有知之者余家藏其白田集惜闕二卷然世無二本異香集特其一鬻而已邑乘志餘

雍正年間特召翰林院編修蔡世遠安慶府教授王懋茲增貢生喬崇修引見從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之薦也三人者於年無一面特以甘肅巡撫胡期恆言之於年喬王皆吾鄉人遂以入告蔡王皆入直上書房喬於歸

以教諭用方進京時年調杭州將軍舟過寶應衆有言於喬王兩家子弟當以小門生禮見詢之從祖止泉先生先生不可曰薦賢爲國非私也且兩尊人在京師尤不當見遂止踰歲年伏法究治黨與絕不及三君者以素無往來故也邑乘志餘

徐邦慶泰州人由行伍任寶應把總有惠政兵民懷之里猾陰三亂縣官不敢制邦慶單騎往三亂就擒曰我公未嘗妄刑一人敢不從命卒之日家無餘貲邑人歛

之寶應詩事

王平樂嵩高陸杞堂先生傳云寶應湖西之黎王城爲

邑巨鎮設巡檢司領之瀕湖百里萬瓦鱗次鎮人之好禮義而樂絃誦者往往延致邑中名士以教其子弟歲己卯庚辰間湯君友門館於某氏偶過僧舍見壁上咏梅詩八章字畫殘缺從蝸涎蠹蝕之餘尋其意義讀之奇思警句錯出行間訪之鎮人知爲陸先生作也先生名文鑒字杞堂績學敦行小試屢躓而吟興甚豪不少控湯君乃過其子諸生某求遺稿不得僅錄咏梅詩以歸越八年丁亥冬十月湯君來遊延令同寓文昌道院之竹石軒一夕雨甚燈火熒熒聞落葉打窗與街柝寺鐘相應寂寥無俚遂出行篋所載先生詩示余卽咏梅

詩也王嵩高曰余觀陸先生潔清自好之士也以不遇故邑人士罕有知者獨徵君郭沙鹿與之遊而序其詩歷數十年僅以咏梅詩聞於世古今來畸人魁士終身踳伏名湮沒而不彰可勝道哉案咏梅詩今亦不存

寶應

詩事

乾隆四十年趙南觀爲寶應縣有政績旣去縣民立去思碑越數年南觀請貸於縣人不應南觀憾之四十七年南觀爲揚河通判時方旱南觀堅閉寶應諸閘洞曰運河漕米京師非爲民灌田且東南貢木不宜洩水於是膏腴數萬頃皆不穫四十八年四十九年亦如之民

飢譟甚五十年吳春榮爲縣重啟諸黠洞南覲持不可
春榮弗聽是年始有秋春榮政績無聞民至是頌春榮
之德而毀南覲去思碑

寶應
詩事

山左詩鈔載孫陽江廷鐸贈別淄川張明府詩云敢因
口腹累安邑聊擇一枝閒日居猿鶴不驚堪閉戶桑麻
無恙好繙書君同漫叟徵求緩我比虞卿著作疎聞道
萬民爭臥轍欲爲歌頌反欷歔案安邑卽安宜本李太
白贈徐安宜詩淄川宰吾邑有惠政詳見王編修白田
草堂存稿

寶應
詩事

平湖曹溶墮驢行簡葉星期云橫山山人出無車浩興

寶應縣志

卷三十一

據記

十三

雜類志

欲訪鍾山墟葛衣炙日僅掩肝腹底萬卷聳牙書奇書
嶽瀆鮮能載况此風雪橋邊驢雲昏石滑驟欹側前却
俄頃紛趨起涉足直須冰在泮坦坦便覺囊智殊仕路
艱危靡不有陷阱往往生巾裾萬物之靈盡如此驢也
學步師其餘曾聞倒騎入金殿蹴躐仍返中條居喫紙
倏令皮骨動舊史所記終荒虛山人前年宰邗邑陽侯
毒嚙不得舒堤城澤國始平陸遍挽魚鼈歸耨耨豈徒
民族快完聚驢行孔道皆安徐無錢竟觸長官怒一朝
謗篋遭驅除多才自昔召傾覆更乃傲骨高難鋤瘦驢
力薄良偶然未若此輩深而狙山人熟識倚伏理細事

那足煩嗟歎長干六月暑氣合畫繞宛轉銜清渠三日
行樂兩日臥趨健不異少壯初慎毋悔此暫時失詩腸
遽使添鬱紆墮驢一笑古有諸今看治象開皇輿案中
一段指橫山宰吾邑事

朱良齋約宰費縣栲山愚民乘水災爲盜良齋指授老
巡檢郭茂相往諭之皆服蒙山賊據紫荆關行劫不受
招撫乃用劉順昌更番之法分鄉勇六百名爲六班更
以金鼓臨之遇賊卽退賊退復進賊遂困敝盡被擒獲
而民不傷一人遷晉州牧有鹽徒聚衆帶器械至邑良
齋戒各村閉柵使無售其鹽者迫之東去乃於東路選

鄉勇三百人備擋牌高三尺闊二尺樹於前以禦賊之
鳥鎗而以槍刀弓矢魚貫而進鹽徒悉獲良齋素講程
朱之學而能見之實政旣而告休自吟一絕云壯歲教
遊老大歸憂多樂少淚常揮遂初賦就饒幽興笑看晴

空鳥自飛

阮元廣陵詩事

王白水有清慎勤三圖一蘇瓊懸瓜一石慶數馬一陶
侃運甓各系以詩觀其治白水可謂能踐其言又治白
水時邑民張世英世勇兄弟也以地訟適八月望白水
宣講聖諭時世勇叩頭請息任兄所爲白水贈一聯云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至難得者弟兄

寶應詩事

湯董莊有王姓兄弟以打魚爲業每日晚歸置酒共酌
一日弟上岸沽酒兄持篙若有物觸舟視之破布數層
包銀十餘兩歎曰此必極窮人所有否未有不以紙裹
者俄有婦哭而至王問故曰家貧夫婦不能自存乃賣
女爲婢以銀十餘兩置裙腰中到家始知道失尋舊路
至此王詢其包裹並銀定塊悉昭合乃與之婦曰我有
願拾者分半給之王曰此賣兒女所得錢不敢取婦歎
息而去歸舟弟訝其遲語之故弟曰汝眞窮命當此困
阨有銀可獲顧隨手與人耶自飲酒酣睡兄獨剩船反
有物碍舟不得行跌而推之仍不動拾取之銀也因持

示弟共與拾白鏹纍纍滿載而歸每夜往取數日始盡
由是巨富兄弟始授室生子名大發始入邑庠今子孫
尚有食餼者

邑乘
志餘

聞之先祖晉州公司閹者二人皆不任事惟二伯祖止
泉先生司文移往來錢穀出入蓋兼管總僉押之責止
泉公講性命之學卓然儒宗而能歷州縣中繁劇之任
晉州公得以廉正著聲蓋賴此耳

邑乘
志餘

辛亥年余問止泉朱先生曰名利關雖不敢自信透切
然此二字竟久不入心來如何先生曰何言之易也須
破得死生關方透得名利關由今思之先生眞不我欺

也喬省齋
日省錄

壬子六月十七日止泉先生病革余清晨往視因求遺言先生雙眸炯炯舉手作曰死生一理天人一源先聖先賢闡發明透於五經四子濂洛關閩諸書熟讀精思潛心體認久之自有所得我此時心如太虛但覺氣急五官百骸皆不屬己不能多說平日之言盡矣須臾而

逝日省
錄

族曾祖嶰字發林歲貢生有文行邑之人多師事之仲子建周兄萬清弟介容皆吾邑諸生而建周獨行賈後置產萬餘金與兄均分世以爲難邑乘
志餘

寶應縣志

卷三十一 撫記

十六

雜類志

朱貞女名旭寶應人許字劉疊未行而疊沒貞女欲往視歛家人止之自是涕泣廢食日失明未幾卒其舅姑閱其志爲立嗣迎其柩與疊合葬焉初月樓
聞見錄

同治元年正月皖捻李成糾衆東下犯清江浦山陽戒嚴陳遊戎國瑞率兵至出戰大捷三月初八日賊闌入成子河至湖灘入山陽境掠汶河山陽溝直抵楊家廟焚殺不可勝計十一日賊竄平橋沿西岸行南窺寶應東岸鄉團發烏槍斃賊魁二國瑞督兵至截殺百餘人生擒五人十二日十三日連勝賊於平橋殺賊數千十五日賊困於寶應湖傷亡幾半由泥淖中竄回武家墩

國瑞追擊之賊退

潘長明不知所自來隱於漁日偕其妻鼓一棹往來禮
字河間鬚髮皓然能辨識天文水旱套旌時為人隱道
之皆驗宣統辛亥秋與其妻無病而逝其歿前能先知
歿後其子述其父生嘉慶乙亥母生甲戌則長明年已
九十七妻年九十八云

隋書經籍志陳琳集十卷梁別錄一卷宋王堯臣崇文
總目九卷無別錄秦鑑按舊唐志唐志通志略通攷並
十卷然則十卷亡其一始于宋明焦竑經籍志作十卷
仍其舊數而明張溥百三家集彙記室詩賦書檄共一

寶應縣志 卷三十一 一 雜類志

卷何多寡不符若是姑誌俟攷

寶應縣志略四卷刊本明嘉靖十七年餘姚聞人詮撰御

史楊瞻序並刻知縣宋佐後序寶應縣志十卷刊本隆慶

三年知縣楚漸湯一賢輯教諭吳鐸跋雷波范氏天一閣書目二志

在萬曆志前惜未見寶應詩事

吾邑前輩載記有誤入他邑者東臺縣志季愈東臺人

寶應籍案季編脩世居寶應不為東臺人廣陵詩事阮氏

元撰王式丹劉師恕長洲人喬崇烈儀禮詳校序盧氏文高

郵劉台拱湖海詩傳王氏昶撰見汪貢生中泰州劉台拱此皆

譌誤之顯然者又有非寶應人誤為寶應人者道古堂

集

杭氏世
駿撰

寶應劉藻是也

異聞

漢張助南頓人耕於白田有一李樹栽在耕次助心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欲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去助後作遠職不在其後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者蔭息此樹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其目偶愈便殺豚以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神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然互來請福其下車馬充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後張罷職回過白田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日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

唐崔程一作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勅改名焉程之姊乃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爲得人竟辭筦權之任累郡有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程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辭乃於寶應諸院取一妓嫁之其後讓能貴封爲某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唐語

林金
羨門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

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
害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
薛巫以辨之既至設壇於室臥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
坑燒鐵釜爍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
者再拜巫奠卮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坐顏
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
遂據胡牀叱患者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勅令自陳初
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劃然刀過而體如故患者
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
聖師乞自此屏跡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

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
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
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字
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紗時有美
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日產獺子三頭
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
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之少頃而沒

太平廣記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
來謁之且無傭保持小舟唯領一卯歲女僮時方寒衣
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

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卽芒屨而入丹揖之
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告丹曰某爲
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人關投親知無奴僕有小
女僮便令將隨參詣至此僮駭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
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疎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
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卽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
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
求意遂留從客顧復丹乃言曰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
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

帛復後竟爲相

乾曆子 按唐書宰相蕭氏凡九人最爲右族復宰相高瑒大漢卿駙馬都尉衡子母元宗女新昌公主復少以主蔭爲

宮門郎位三品雖秉清操衣襟濯又有歲飢議鬻野事然迥非寒素比史又稱復望
闕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無由寄居白田有請見李丹事就使見之不容出卑遜
語更不當有處士之稱乾曆子所記或涉好奇之過否則姓名訛舛至舊志直云唐
蕭復傳尤爲紕繆若謂別是一人則未聞唐相有兩蕭復也奇聞軼事或託諸荒渺
不乏瑰詭之說至實指其人則其身
世不可不論附辨于此以俟博識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
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
婦人以詩招我其詞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
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
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爲

之記

仇池
筆記

徐秋夫東海人工醫濮陽太守熙之子也時爲射陽令

嘗夜聞鬼呻吟聲甚淒苦秋夫曰汝是鬼何所須答曰
我姓斛名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
忍聞君善術願相投濟秋夫曰汝是鬼而無形云何措
治鬼曰君但縛芻爲人索孔穴鍼腰俞二處又鍼肩井
二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
祭病除肌解感惠實深忽然不見當代稱其通靈舊志
宋進士謝肫寓居寶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
曰我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曰妾貌君才兩
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
味長肫至友人家夜深歸見小波倚橋柱戲之曰君來

何晚耶肫作顧揖狀平步水中殊不自覺其僕下水拽

上岸若醉人矣

曾公類說

陶雲湖成少時嘗醉臥邑之縣橋上聞空中語曰詰旦
有仙至陶守至日晨見一丐貌奇古異之繫其衣丐與
陶筆一枝陶自是工畫翎毛有從紙上飛去者人稱陶
半仙陶自署雲湖仙人

正德間游擊將軍仇鉞以討判功陞伯爵指揮施泰由
武舉第一被寵陞伯爵指揮李隆亦被寵陞都督三人
皆隸揚州鉞寶應泰高郵隆江都亦足爲一時盛事近

聞路按鉞鎮原人嗣仇理隸江都泰寶應人此似訛

貞元道人不知何許人嘗一至寶應朱射陂先生遇之於縣橋上邀至涇上園談次索紙墨朱心異之命磨墨汁盥許並絹素以進道人摘衣上敗絮縛箸爲筆畫側身半面一人蓬首支頤坦露胸腹懷右袂出手指從目注於前左佩葫蘆曳竹帚足趺芒履衿帶飄揚上題云塵海波濤無日夜繁花茂李亂春風靜中打破洪濛竅魚躍鳶飛道理同貞元道人爲少海詩畫於水樂亭時壬子之七夕也草書如掌大歷落怪偉少海先生自號壬子爲嘉靖三十一年先生官南曹丁憂在籍時也相傳此畫展轉歸湯氏手湯張之室中終歲無塵翳湯怪

甚一日清曉小童窺見畫中人在地掃除驚呼遂不見自此室中塵積矣畫今藏朱恕齋廉訪家 又一幀差小其人形貌衣履略同手持酒瓶上題草書一絕云麻姑仙子妙難量小試元機化醴漿若是有緣分一勺笑看塵世幾滄桑筆法奇縱無二今藏湯竹銘運副家

按明

詩綜載徐州鄧玉田扶乩於都下乩仙詩云勾漏山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連門前千尺長松樹親手栽來不計年自稱貞元道人

朱澹子侍御所居後門外有范秀才妻臨蓐危甚腹中忽作鬼語云我與渠前生皆寶華山僧因山路嶮巖發願募草履萬雙給行人渠竊募資逃我乃更募滿願然心甚不平今相遇可償吾恨矣家人哀祈百端鬼曰我

釋渠亦易事但得朱侍御作書與華山見月和尙爲設
瑜伽焰口則我可托生不索渠命矣范如言齋侍御書
往至則和尙云此事予已知之前夕爲汝婦施斛食舉
死胎墮汝婦已無恙顧予有小像君當爲予乞侍御題
數語題後付蓮池菴僧自相寄也范應之歸先是侍御
兩日前夢見月來訪談次出小像索題卽書四詩於其
上醒猶約略能記及范來謝出像相示宛然夢中人侍
御詫甚遂錄前詩與之此僧甚異殆彼教中所謂他心
通者而鬼能識之亦奇矣哉

萬郡丞里侯未遇時值提學試遺才於江陰貧甚不能

往徒步槐樓隄上有鹽城李鐵嘴者善相從舟中望見
里侯登岸與語曰某善相相人多矣十不失一子今科
貴人也何僕僕道路爲里侯告以故李出白金三兩贈
之是科果獲售辛卯成進士歷官至大同府同知

前志

秀水朱檢討彝尊嘗詢喬侍讀萊劉司務中柱曰寶應
有王修木否萊等曰有之彝尊曰余昔館山東巡撫劉
公署中有仙降乩曰適從寶應王修木家來過鼇陽山
看雪有詩正之諸子彝尊因問王修木者何人也仙曰

善士也其事甚異

全前

尼涵光江西宜黃人姓鄒氏歸譚大司馬綸之孫其夫

椎魯不知書涵光棄去走京師上書請南遷不報會鼎革遂爲尼每談故明門戶事源流甚晰居寶應朱克生

曾見之

池北偶談

康熙四年七月初三日暴風大作一龍墮界首湖中湖波湧起若有物與龍鬪者雷電交攻湖水半赤復有一龍亦自雲中下與前龍夾輔湖忽中裂人皆見底有一物狀如牛素體肉角二龍挾之而上

秋舫筆記

王樓村殿撰生時頂有異香經月不散少長耳白於面康熙辛巳夏夜汜光湖中如火燭天直北盡赤漁人曰此珠光也近歲頻見之又壬午閏中八日晡時有五色

雲見於西北明年公遂得大魁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轍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而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傳臚及唱名則某果狀元名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魁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曆間亦有此事以下科狀元移至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狀元爲王式丹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

并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

丹

槐廳
筆記

乾隆初朱氏有召乩仙者云吾有好友在廬山可邀來一談衆如言書符焚之至則怒甚乩盤擲墜下衆惶遽請姓名乩大書射陂二字譴責備至衆皆其苗裔環跪叩首良久乃與前至者語有復叩者曰朱氏陵替不識有振之者否答云有卯年一人後冢宰文定公生於乾隆辛卯仙已前知矣

乾隆戊申八月河庫道遣兩僕還家一祝升年三十一一壽子年十六行至寶應劉家堡天漸陰晦壽子曰前面演戲有金盃金甲神在場上同舟皆笑曰前面河水滔滔焉有此祝升同一篙工爭曰果有之諸君何獨不見言未畢惡風折桅滿船昏黑震雷一聲擊殺壽子祝升於船頭并殺篙工於船尾祝升旋蘇曰我與壽子正看戲忽見前面金光中宮殿巍峨坐冕旒神方面白鬚旁立金盃甲神數十一神鞠躬白事語不可辨但見冕旒神點首金盃者遂趨出上船擒我與壽子篙工三人入跪殿上抽腰下劍橫穿壽子頸又穿篙工胸我欲逃別一神以金瓜錘當頭一擊遂昏不知人矣縣令驗兩屍果有細眼穿喉胸二處因祝尙活乃移置大王廟中

調治祝入廟驚曰適上坐卽此神又旁睨曰諸神咸在

復氣絕

新齊諧

劉學博異云八寶亭之東其先人通奉公老宅也宅基下有銅佛昔有掘地者深至丈餘僅露其頂已大如吾鄉之槽碾盤度力不能起遂復掩之蓋聞其叔曾祖母房宜人說地卽唐眞如寺舊址也

北門外七淺河隄上有太平菴屋十數間一日遇暴風捲入空中風定片瓦寸椽無存枿棋之木圍三尺餘有飛至數里外者

嘉慶間老儒張某以授徒自給夏日薄暮自館中歸至

儒學西牌樓見有少婦在前不行張以熱甚疾步欲先之婦忽帖立牆側若故讓者張顧見其人薄如紙畫黏壁上然急以所持筴擊其面曰爾人耶鬼耶忽不見王濤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屬對曰魯男子卽應聲曰徐夫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逾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不須讀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肯娶甲子秋夕命奴棹扁舟射陽湖中月幾望湖面如雪濤獨飲樂甚起視月光口誦所賦詩奴親見濤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泣哭之慟一日拾遺稿有歸濤賦一篇中有曰喜溢

流之茫洋悲康衢之陂陀返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署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淼天不

且兮奈何早為之識云

邑乘志餘

寶應東鄉之三家莊甲寅夏雷震一牛背有字若火烙痕曰李虎七世身楚楚可辨喬敬卿先生親見之時與

余同儻居東鄉去莊三里

陳彝伊園談異

朱惕齋公為諸生時夢至神署見巨冊纍纍問吏曰何物也曰歷科題名錄也曰我與其中乎曰有可一觀乎曰不可強觀之吏怒揮之遂醒但記其首一行九字第

一字是先字每與人言之後十餘年舉江南壬午鄉試

首題乃先有司三句也

伊園談異

寶應祭聖廟胙肉例以太牢送大紳家而牛首為尤貴某年丁祭後以牛首送某紳其家素不食牛受而置之僕某竊烹食焉數日後寒熱大作延山陽名醫劉金方治之曰此時症也如未食牛肉尚可活否則不能治數日內必死問之果然遂不立方逾旬竟卒蓋牛頭瘟也

伊園談異

道光之季年寶應之富者首姓徐其先某翁父子操舟販陸陳為業一日運貨至汜水行主治酒錢之翁如廁見一囊甚重視之則白鏹三錠翁念歲聿云莫失此者

必有性命憂坐待其來行主候翁久不至其子往促之翁告以故至夜半提囊歸次日仍往廁以待日將午一人倉皇至周視地上叩之具以失銀事告叩其數相符以囊付之其人欲與均分不顧而去遂返棹中途遇雨一人在岸上求附載翁諾之登舟卽臥呼之不應捫之冰矣將登岸尋地掩之遙見一新棺似空者開之則白鏹滿焉返舟死者已杳滿載而歸遂成巨富翁名字不傳寶應人呼之曰徐香子孫衆多其長子爲六合教官余嘗見之今稍衰落然距盛時已近百年矣

伊園異談

寶應某村有問翁焉

古似不聞有此姓寶應則此姓成族

性好施與坐是家遂

匱一日有僧來村中閉目趺坐敲木魚村童戲竊木魚去僧空敲如故人詢之曰一切身外物閉目皆非吾有何獨此木魚哉問翁異之叩其來歷僧曰我江南某寺住持某也寺殿久燬聞居士名不憚遠涉募此功德翁曰吾誠不吝奈家已貧乏獨力不逮請以二十千爲助如數付之僧先取一千納袖竟去及檢其餘則仍二十千也尤異之後往江南至其處果有某寺久無僧矣而某殿又於某日火去詢其時卽僧至村日也山門僅存有伽藍神像與僧貌無異乃知僧爲菩薩化身遂傾家以修此寺工竣而歸一日值午飯翁出將便旋久不至

則已瞑坐廁臉上自用韮帶縊柱間其子痛極終日呼號一日夢翁謂曰汝勿如此憤恨我過去生中數當縊死因我生平行善故與尋常縊者不同絕無苦楚以此此前定之數今將投生蘇州官族某家汝等子孫亦世世受福無盡矣今問氏子孫果書香不替家亦溫飽翁投生爲某家子相傳卽今之尙書某巨公也

伊園談異

寶應馬氏家貧以授徒爲業館於沙溝某氏某氏家資甚富子弟多好狹邪遊有某甲者狎一女與有割臂盟謂後必娶爲側室久之女欲如約甲忽背盟遂結訟久不決一日甲至館中以呈詞請馬決勝負馬曰若易一

二字必可使曲者直也遂爲易之呈於縣女果受樸責羞忿縊死不十日馬見女來披其頰曰寒薄兒何干汝事乃強出頭耶今得控冥司不汝宥矣寒熱大作自知不起歸家體徧青腫執其妻手曰家貧子幼我深負汝子長切不可令其多事我爲一二字害人性命受責若此無生理矣可告世人以贖我愆言畢遂絕某氏與余家有瓜葛故隱其名云

伊園談異

寶應昌桂枝家貧以教讀餬口同治八九年間館於某家主人早逝婦年少而寡一夕昌挑燈夜讀忽聞門外有扣環聲問之不應啓視之一雛婢抱衾裯而入少頃

聞主婦至窗外令婢喚昌昌恐不免披衣而起於戶內
陳說大義令毋自敗貞節且誓以斷不告人勸婦歸去
婦聞之愧甚知昌爲君子飲泣而去次日昌卽託故辭
館歸逾年值庚午鄉試其兄桂森夢其父來諭之曰汝
弟近有一大陰隲事當獲中汝毋推諉當爲捉刀成之
醒詢其實入場易文書之榜發果售伊園談異
朱翁者蓋常郡人懋遷江之南北嘗舟行雨中岸上一
叟覽覽泥淖中求附載舟人不肯翁強載之問叟何業
曰稍解堪輿往來江湖間藉以訪友耳自此二人者遂
爲莫逆朱故有分鋪在召埭偶同往焉因謂叟試爲相

宅何如叟令屋西井旁設一屏風叟爲畫墨龍於其上
屏當人行處頗不便朱以信叟故設之無何西鄰不戒
火至屏得井水救撲滅之自此時來時去不復深問其
蹤跡某年忽手一書付朱之夥曰我將歸家矣此書煩
某月某日攜至吳門某橋迎面當來一瞽者卽以付之
遂去至某日鋪夥果以事至吳門之某橋果有一瞽者
迎面來以書付之瞽者以鼻嗅之泣曰師兄去矣方錯
愕間瞽亦不知何往自此叟不再來叟又嘗謂朱店宜
設於江北朱從之庚申以後江南果盡沒於賊朱之肆
曰廣泰布店今尙在寶應城中云

吾邑自咸豐三年以來屢有兵警尤奇者壬戌春三月初十日捻匪竄擾湖西大受其害城中遷徙十有其九二十三日夜北鄉農民見兵將排列燈毬火亮照耀如晝鄉人大恐搶攘叢雜中恍見領首隊者爲奎五陳公羣知爲天兵顯聖其後隊爲都天大帝平天大帝威嚴愈甚下民懍懍及天明匪皆北竄卒被淮浦撥官兵追逐殲厥渠魁獲牛馬器械無算而湖西平余每遍問鄉農異口同聲以區區彈丸之地叠荷神庥人心宜何如

向善哉

吳恭壽天兵顯聖記

楚州射陽產貓多褐色者

西陽雜俎

柘溪之西延壽菴康熙時僧恆慧嘗畜一病雁雄也明年秋其雌過而見之悲鳴迴翔下就其雄交頸移時愴極俱斃慧憐之葬之菴西隙地曰雁冢

